



我很贪心，我想要得到一个人完整的心，你却只给我一半。

他的爱浅

His

love

shallow

韞宁 著



His love shallow
韞宁推演
生婚后爱
极致诱惑

最狂描淡写的爱情角逐
最无从割舍的狭路相逢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离开是为了爱上你。
有一种爱，来得太晚，
看似太浅，注定要缠封成谜，
心比刀锋更伤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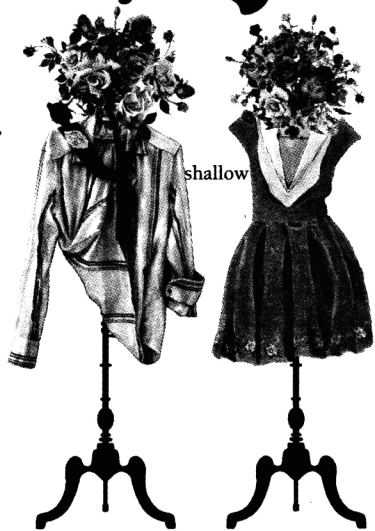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他的爱浅

His love shallow

韫宁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的爱情浅 / 韞宁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 4

ISBN 978-7-5399-5903-0

I. ①他… II. ①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2386号

书 名 他的爱情浅

作 者 韞 宁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飞魔幻工作室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易文娟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06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3年04月第1版, 2013年04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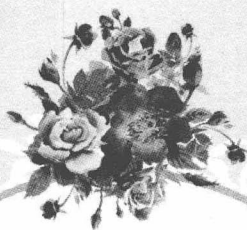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5903-0

定 价 22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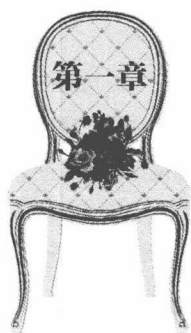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ES



第一章	/001
第二章	/024
第三章	/044
第四章	/068
第五章	/096
第六章	/115
第七章	/143
第八章	/163
第九章	/185
第十章	/209
第十一章	/229
第十二章	/256
番外	/289



她嫁给我时，很年轻，只有二十一岁。

我与她认识完全意外。我的人生，该怎么说，十六岁离家，十七岁进入麻省理工，在麦肯锡工作三年之后，回国开了一家投资顾问公司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，除了她——谢熹雯。

她被奶奶正式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一天，下了很大的雨，我去咖啡馆接奶奶。她就在那里，穿着普通的T恤与牛仔裤，扎了一个马尾。倘若这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它一定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头，因为我并没有对她一见钟情。我没有立刻爱上她，甚至连特别的关心也没有。

没有，没有，统统没有。

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，于千万人海之中，平凡得几乎让人不会多注意到她。即使后来几次约会之后，我也会觉得索然无味。我现在回想从前的事情，总是在想，倘若那个时候，我知道后来我会如此爱她，我一定会对她好一点，一开始就对她好一点。

——温至臻

这念头十分荒谬。

那人站在左手边第二个货柜前，他伸手拿了一盒巧克力，一偏头，仿佛就要看到她。熹雯下意识躲到了货架后面，慢慢再探出头去，眼神闪闪烁烁，不经意状偷偷地瞄他。

熹雯认识他十分意外，这种相遇带着一些偶然的色彩，也许明天还能遇到，也可能此生再也碰不了面。

街角新开了一家连锁超市，熹雯来买东西，常常能遇到他。有时候是深夜，有时候是凌晨。有时候，他正装，有时候又是休闲服，有时候又仿佛才从健身房出来，穿了一身运动衫，不论哪种情况，总是干净而妥帖。有时候，他坐扶梯下来，她上去；或者她排队结账时，看到他匆匆赶来，转过货柜就不见了人影。熹雯会揣测，买烟吗？

有一次，熹雯结账排队正好在他的后面。他在打电话，可能是很严肃的事情，语气很冷峻。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后面有人催促他赶快。他转头看了一眼熹雯，熹雯整个人都僵硬了，脸涨红，以为他发现她偷窥他。

他回头对熹雯说对不起，结账埋单，是一盒巧克力。

熹雯不爱吃巧克力，看到他手中被金闪闪的锡纸包裹住的巧克力，心里犹然生出一种遗憾，不可言说，但很是遗憾。

熹雯每次遇到他，多看他几眼，时间长了，总觉得他也认出她来。当然是熹雯自己猜的，因为灵犀这种东西，常常是不需要用语言交流的。熹雯后来也跟他说过几句话，他伸手去拿货柜上的糖果时，她先伸出手。货柜上只有一盒，熹雯心里怦怦地跳，那人十分绅士地收了手。熹雯下意识地将那盒糖果放入购物车内，想想又觉得不妥，伸手拿出来递给他：“要

不，给你吧。”他没有推辞，说了声谢谢，熹雯还来不及做自我介绍，他已经走远了。

那一天，从超市出来，突如其来下起了暴雨。倘若不是那样糟糕的天气，她与他的故事，也许没有后来。

她站在屋檐下避雨，一辆银蓝色的车停了下来，她抬眼望去，正巧是他。他说：“送你一程。”算是谢谢她割让的糖果。

熹雯后来回忆起来，那时自己的表情应该十足傻气，她看到他眼底的笑意，虽然是笑了她，并没有恶意，是觉得她天性率真，什么表情也掩饰不住。

熹雯家住得近，转过那条街就到了，但也有三五分钟路程，车里空间密闭，陌生人不知道聊什么话题，所以他打开了CD。他打开储物箱拿CD的时候，熹雯看到一本西西的《缝熊志》。她心思微转，巧克力、糖果，还有这本《缝熊志》。谁会喜欢缝补玩偶，是女朋友吧，至少也该是女性友人，定时进补的零食，那么关系也应当不错。

心沉了下去，虽不是痛如刀绞，却也是怅然若失。

熹雯想说：“嗨，你还记得我吗，我们以前有见过。”想想又觉得太唐突，他定然觉得自己花痴。她这边胡思乱想了一通，他的车开进小区，熹雯局促地道了谢，没想到他会送她到楼下。她下了车，他也下车，迈开步子跟在熹雯身后。熹雯的脸色有一点泛白了，大约是想到了些有的没的，有点后知后觉，虽然见过他几次，但是底细到底不清楚，坐了他的车已经是有一点大胆了。

而后，他跟着她进了电梯，他问她：“几楼？”熹雯心里七上八下。电梯门关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到二十三楼。”

应该看到她眼底的恐惧，他特意解释，眼里有一些笑意。熹雯到九楼，冲出电梯，游魂未定，直听到电梯叮叮当当地在身后关上，才想起姨妈说，二十三楼新搬来了一户人家，出门买菜的时候，电器沙发一件一件地往上搬，真真阔气，买通整楼。

啊，她忘记问他的名字！

怪不得送她回来时，他说顺路，见过的吧，他认出她来了吧？熹雯懊恼，怎么着，也该来个自我介绍——

你好，我叫谢熹雯，这名字听上去挺奇怪，“喜闻乐见”嘛，原计划，我家还应该有一个弟弟或是妹妹来着，叫谢乐见，你看名字都安排好了，但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，从我出生以后，一直再没有消息。感谢上帝、耶稣、阿拉真主，我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否则今天站在你面前的，可能是“谢天与谢地”。比起“谢天谢地”，我还是更喜欢“喜闻乐见”。

但这精心俏皮的自我介绍，大半年也没有推销出去。

熹雯每次回家，进电梯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想，会不会一个意外的巧合，电梯门打开，那人就站在里面。该说什么好呢，“好巧，回家”或是“嗨，好久不见”，后面这句去掉，好像她多么期待与他见面似的。当熹雯意识到，自己对着光可照人的电梯在自言自语时，反应就有点耐人寻味了。

但那个买《缝熊志》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熹雯今年大学毕业，学的传媒，在一家叫“立新”的公司实习上班。老板见过一面，集体入职的那天，他有一场宣讲，讲得台下的新鲜人们热情洋溢。熹雯却沮丧地回到家，心情低落，谢妈妈问她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
她却反问：“妈，你和爸爸是怎么认识的，门当户对，一路顺利发展？”谢妈妈怪异地看了女儿一眼，说：“你吃错

药啦。”也怀疑她工作不如意，但熹雯做市场企划，见习，十分热爱这工作，早上七点半搭地铁去市中心，连懒觉也不睡。

有一天下午，熹雯突然接到姨妈电话，说在市一医院，熹雯咋咋呼呼地跑去。傻眼了，姨妈褚静惠在医院走廊上好好地站着，一场虚惊。住院的不是她，有个老太太在电梯里晕倒了，姨妈拨打了120将她送到医院来，因为太急没有带钱，打电话叫熹雯送钱出来，这下可好，害熹雯以为她出事故。

“跟她家人联系了没有？”熹雯问。

姨妈说：“我打电话到物业管理处，让他们帮忙联系家人，已经快要到了。”

熹雯去买咖啡，既然请了假出来，就不打算回去了。咖啡买回来，见一个高大的年轻男人站在姨妈身边，他一转头，熹雯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是你。”那男人转过身，微显诧异，但很能控制意外，他说：“上次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叫温至臻，住在二十三楼的是我的奶奶。”姨妈问：“你们认识？”熹雯双脚慢慢挪过去，捂着嘴，在姨妈耳边说了句话。

姨妈精神一整，拉着温至臻的手说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以后我们家熹雯还要麻烦你。”这转变跨度过大，温至臻看了一眼熹雯。熹雯吓出一身冷汗，在背后用力拉了拉姨妈的衣袖。姨妈原本就是个热心人，但这回可是热心过了头，当看护几十年，退休在家也无趣，便主动说要照顾温老太太。

温至臻说谢谢，按小时给她开工钱。

姨妈说：“楼上楼下，这点小事，不用放在心上，以后我家熹雯，还要你照顾呢。”温至臻一头雾水，但领悟了一个事实，这小姑娘仿佛成了他的责任。从此以后，每每遇到熹雯，正色起来，与她再不说题外的话，怕生出麻烦。

有一次在电梯里遇到，她僵手僵脚，对他说：“Hi。”

温至臻一进电梯，她就躲到角落里去。他见她胸前捧着一沓书，想起偶尔晚饭后褚静惠与奶奶的闲谈，说到谢熹雯今年大学毕业。温至臻随口说：“进度如何？”是想问她毕业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，他向来言简意赅惯了，自己不觉得，却问得没头没脑的。熹雯心里正想着心事，脑子突然宕机似的，说：“哪有什么进度，总也遇不到啊。”

熹雯简直不敢去回忆他那时的表情。温至臻疑惑地追加一句，认真地问：“遇到什么？”好在他少根筋，不大明白熹雯的意思。

电梯门叮当地响了，九楼到了，熹雯冲出了电梯。温至臻虽觉得纳闷，但他不是多管闲事的人，抛诸脑后。

他出了二十三楼的电梯，就看到褚静惠正要离去。温家有两个兄妹，小妹温家馨是随着奶奶一起住的，温家父母常年不在本市，温至臻是大哥，固定周三、周五和周日各来看奶奶一次。今天是周二，褚静惠没有想到他会来，问他吃过晚饭了没有，说完就要拉着他下楼去谢家吃饭。温至臻说：“太麻烦了。”褚静惠说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以后我们家熹雯还要麻烦你。”她的热忱态度，时常让温至臻摸不着头脑，但是，很快他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

公司开季度会议的时候，安排在四楼的大会议室，温至臻下了电梯走去大会议室的中途停了下来，不得不停下来，因为他看到了熹雯。温至臻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联想到了温老太太，他抬起手看了看表，两点半。这个时间，奶奶大约在午睡，熹雯来找他有事？他伸手将她拦下，众人在两人身边流窜，都向着会议室方向走去，可免不了，向两人张望。

温至臻问：“找我有事？”那个傻熹雯呆头呆脑地说：“没事。”她低下了头，做贼心虚地看了看四周。但她并不会无故前来，所以，温至臻压低声音说：“那你等我半小时吧。”

熹雯正想说话，温至臻转头对助理说：“小柯，带谢小姐去小会议室，给她一杯水。”众目睽睽之下，熹雯努力向着会议室迈了一步，但温至臻轻轻拽了拽她的手臂，说：“等我半小时，不行吗？”熹雯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是来开会的。”

“.....”

温至臻现在算是明白，熹雯当时在医院对褚静惠说了什么，是他自己想岔了。立新那么多员工，温至臻不知道熹雯的存在，是很正常的。

温至臻虽年轻但看上去很沉稳，还没在公司遇上熹雯那会儿，远远观望着是个挺温和的男人。但不知道是不是两人见得多了，熟悉了，自从得知熹雯也在自家公司上班，他的态度略微有些不一样。有一次两人在电梯撞见，有意无意间对熹雯说，在公司尽量少和他说话。

他还真是防微杜渐，熹雯和他的办公室隔得天那么远，根本就说不上话。熹雯当场就怔了一下，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。

但温老太太并不知情，孩子们都大了，有时候保姆请假，姨妈抓熹雯上楼打杂。晚饭后，熹雯也常常上楼串门，削几个水果，讲几个笑话，时光惬意而愉快。温老太太喜欢熹雯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有意无意，温老太太将温家的事情事无巨细，一一讲给谢姨妈和熹雯听。

一开始熹雯还觉得纳闷，怎么不见温家父母来看温老太

他呢。原来温家父母并不在国内。

温父温建国是商人，温母叫曹庆玉，年轻时是电台DJ，小有名气，后来结了婚，与温父满世界地跑，如今，常年居于国外。但每年定期，总会回来小住，一两个月不定。

姨妈问：“老太太怎么不跟儿女住在一起享享清福？”

温老太太与温母婆媳关系不和谐，但幸亏有一对孙儿孙女常绕膝前，至臻与家馨，乖巧听话。温老太太说：“人老了，念旧些，连这里的天气都依赖，去到太南地方，觉得没有冬天，太北的地方，又仿佛没过夏天。只觉得一年到头，没有过完似的，总欠缺些什么，只在这里，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。”

那样平常的家常聊天，而后自然而然地，温老太太问熹雯：“有结婚的对象吗？”

熹雯削梨的手一顿，紧张之故，低头说：“才刚毕业呢。”

温老太太又问：“有喜欢的人吗？”若是闺密闲聊，也许会聊到五更天去，只是长辈问起，熹雯尴尬不說話。家馨从房间里出来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她说：“奶奶问得这样详细，你要做媒？”

温老太太心里盘算着，要把熹雯介绍给至臻认识。

所以，温老太太安排了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，是在公园旁边的那间欧式咖啡馆里。咖啡馆就在小区附近，临着江边，是谢家姨父的店，熹雯不忙时便在这里帮忙，温老太太更是这里的常客。

周六那天下午下了很大一场雷阵雨，人们都被困在咖啡馆。温至臻来接温老太太。

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色的夹克外套，内里一件暗色的斜条纹衬衣。温老太太见他这一身打扮，问：“嗯，今天没有上班？”她自知这个孙子是个工作狂。

温至臻简洁地说：“没有。”他本来是来接人的，这时进来，倒先坐下来。外面风雨交加，他从外面来，举手投足却是沉稳淡定，并不像急急赶路而来，也不狼狈，仿佛天生有一样从容。

温至臻四下打量起这咖啡馆，目光一点点移过去，然后目光落到熹雯的身上，她今天扎着马尾，正捧着一个像小花盆一样的四方杯子，目光四顾，在喝水。温至臻觉得有一点好笑。

视线在空中一碰，她对他一笑。仿佛听到机器微微的一声“叮”响，咖啡馆后面有人叫她：“熹雯，熹雯，你的饼干烤好了。”她放下手中杯子转身走到后面去，他的目光追随而去，直到听到温老太太说：“至臻，她叫熹雯，是褚阿姨的侄女儿。”

温至臻微微一怔，当即会意过来，无言地望了一眼温老太太，见她果汁已尽，问她：“续杯？”瞬间转移了话题。

旁边，陪同温老太太前来的褚静惠自悟，怪不得平常四点半就会离开的温老太太，今天逗留到五点，固执地非让温至臻来接她不可。褚静惠笑着说：“之前在医院已经见过面了。”温老太太十分高兴：“见过了？”温至臻心里一片豁然，点头说：“见过了。”

后来，有个卡哇伊的托盘递到了温至臻的面前，托盘上是咖啡色的怪模怪样的小饼干。熹雯问他：“温奶奶问你要不要吃一块，是我自己烤的。”温至臻不爱吃甜食，所以，他犹

豫了一下。

“虽然是我自己烤的，但是应该不会太难吃吧。”她为他的犹豫而自嘲地笑了一笑。因她站着，温至臻这时也站了起来，拿了一小块饼干，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

他们这样就算是认识了，好像是温老太太撮合而成的，饼干甜到心尖尖上去，你看两人站在一起，简直一对璧人。温老太太十分满意，不忘记告诉温至臻：“像熹雯这样宜室宜家的女孩子，可遇不可求。”

熹雯十分不好意思，年轻人总是叛逆的，对于“乖乖女”的称呼不喜，熹雯觉得温至臻大约也是不喜欢的，因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不羁。所以，熹雯说：“也不是啦。”也不知道在解释什么，却显出一点小女孩的矜持。她抬头看到温至臻正在打量着她，仿佛在思忖她是否真的宜室宜家。熹雯那时很年轻，经不起这样的玩笑，低头脸上透出一点红晕。

她这一低头，叫温老太太看出端倪。到底是几十年风雨过来的人，那日晚间，专程打电话叫熹雯上楼，说是解闷，却拉着熹雯的手，笑吟吟地问：“觉得我们家至臻如何？”

温老太太还不知道熹雯在立新实习，上次在公司开会时，他当众拦下她，已使熹雯成了公司的小红人。虽然事后，有人出来辟谣，陈清谢熹雯的姨妈是温老太太的看护，可是茶余饭后，茶水间里，还是听到同事们的议论。可奇怪得很，如果是男上司与女下属之间的话题，理应是绯闻来得比较多一点，但公司讨论得最多的却是——熹雯是否走后门进公司。熹雯也觉得奇怪，怎么没有人把她和他联系起来呢。

温老太太这一问，叫熹雯怎么回答，只说：“温奶奶，我实习的公司正好是立新。”

嚯，那不正好。“让至臻多照顾你。”

家馨坐在沙发上，听到这里，放下小说读本，插话说：“奶奶，你忘记了，大哥明令禁止办公室恋情。”

嗯，这倒是个问题。不过不是大问题，温老太太看得出来，熹雯对至臻青睐有加，最怕的是没有好感。熹雯心中有一个疑惑：“温先生他该有女朋友了吧，我常常见他买巧克力，还买西西的《缝熊志》，应当是送给女友。”温老太太一怔，但听到巧克力与《缝熊志》又缓和了下来，那是定期为她补给的。

温老太太请熹雯吃巧克力，熹雯惊叹：“温奶奶喜欢看《缝熊志》，也缝玩偶吗？”

温老太太说：“小女孩，你不觉得，岁月风霜之后，还有一颗少女的心，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吗？”

温老太太与熹雯真是相见恨晚，最最重要，她为熹雯出谋划策。

周末的时候，她与他又遇见了。

咖啡馆大扫除，熹雯从门里斜着半个身子，探出头去擦玻璃，看到温至臻的车徐徐停在对街，温至臻关上车门，摘下偏光太阳镜，小跑了过来，那动作一气呵成。大门挡着熹雯半个身子，歪斜着，仿佛吊在门上似的。

熹雯说：“啊，你晚了一步，温奶奶刚刚才离开。”

温至臻就站在咖啡馆的门前，他笑了笑问：“不请我进去？”他笑起来十分好看。熹雯怔了一怔，发现自己半个身子在门内，半个身子在门外，是有点好笑！

熹雯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忙开了门，领他进来。温至臻在身后说：“你很爱脸红。”

熹雯的心怦怦地跳，一边走着，踢到旁边的一张椅腿，眼看更糗的事情就要发生，亏得温至臻离她近，将她稳稳拉住。温至臻直白地问她：“你很紧张？”

熹雯忙辩解地说：“哪有！没有，没有的事！”她的一只手在空中左右摇摆，像墙上那只金光灿灿的招财猫——它正伸着爪子——招财进宝。

温至臻觉得有一点好笑。

“奶奶说她的手袋落下了，叫我过来取。”温至臻说明来意。熹雯站在咖啡馆里四下环顾，在温老太太刚才坐过的位子旁边，看到一只白色的手袋。“真是太大意啊。”熹雯将手袋双手递到温至臻的面前。手袋很轻，其实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温至臻明白老人家的用意。

最近在公司没有见过她，温至臻问：“实习期结束了？”

熹雯没料到他有这样一问，点头说：“嗯，只实习两个月。”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，揣在围裙的兜里，小模小样的。

温至臻说：“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熹雯说：“沈小姐她刚才打电话问我，要不要继续在立新工作。”沈析是市场部副总监，熹雯见实的时候，为她做了两个月助理。熹雯观察着温至臻的反应，他说，那很好啊。温至臻只是来拿包，很快就走了，临走时说：“有事打电话给我。”他在耳边做了个Call的动作，虽然好像是说了很关切的话，可是熹雯怎样都觉得像是例行公事，因为看得出来，他只是讲客气话。

熹雯只得干笑了两声掩饰，送他出来松了一口气，在他

面前有一种低气压，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，可能是因为——嗯——他比她高的原因！熹雯正打算进咖啡馆的时候，温至臻的车子转了一个大圈，徐徐停在大门前。他在车里隔得远远地问她：“喜欢什么花？”

莫名其妙，简直莫名其妙。熹雯在心里说，可是嘴上却循规蹈矩地回答：“玫瑰吧。”跟他对话的时候，她整个人都变笨了，回答得很慢，仿佛有很多时间考虑，但是时间又似乎总是不够，因为她根本来不及思考。例如这回答，其实她最爱郁金香，可是那时却下意识说出玫瑰——这属于恋人的花，难道潜意识她希望暗示他些什么？

显然这种暗显是很有效的，熹雯开始收到白色的玫瑰，是温至臻送来的。

她原以为他应当会是个好情人，至少也该懂得一些浪漫；可后来发现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白玫瑰每天一束，风雨不断，他偶尔打电话给她，对话简短得犹如例行汇报。他问：“收到花了？”她回：“收到了。”然后各自收线，她后来倒是再没有见到他本人。

毕业季很快就来了，熹雯收到多份Offer，沈析发来邮件，邀请她周六去立新新人面试。沈析算得上是熹雯师姐，因同校同系，虽不同级，但也有诸多关照。熹雯不知道该不该去。温老太太说：“怎么不去，应征至臻的私人助理。”

温家小妹家馨在沙发上吃薯片，笑得前俯后仰，说：“奶奶，你也太投入了，你看，大哥根本没有人戏。”

温老太太有她的态度：“我们家至臻慢热。”

温家馨十七岁，虽然在学校里老师明令禁止恋爱，但看对了眼，牵手Kiss，无一不做，慢热，她理解不来。温家馨